

婆婆的爱情

梦开始的地方



的年纪显然比我大得多。婆婆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小本子，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，还有军功章。年幼的我并不知道这些历史意味着什么，但从婆婆的眼神中，我感觉到这些历史足以让她度过每一个寂寞的夜晚。

记得有一年暑假，我和表弟，还有婆婆躺在床上聊天。表弟打趣地问道：“外爷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很帅？”

“那肯定帅啊！你外爷个子又高，气质又好！”婆婆摇着蒲扇一脸自豪地说道。

“那你呢？年轻的时候漂亮吗？”表弟又问道。

“我当姑娘的时候也漂亮哩！要不你外爷咋能喜欢我哦。”婆婆眼里闪着光，脸上满是幸福，还有一点羞涩，逗得我和表弟哈哈大笑。后来我发现，婆婆只有在回忆她和外爷的爱情故事时，她的时间才会静止。

在那些时间流逝的日子里，婆婆守着外爷给她留下的念想度过。除了院子里外爷曾经种下的树，还有外爷曾经穿过的军大衣。那件淡蓝色的军大衣早已泛白，袖口处也有了毛边，大衣里面是厚厚的一层毛。冬天的晚上婆婆会披着那件军大衣坐在火炉边烤火，睡觉时又会把军大衣盖在被子下。即使没有见过外爷，我也知道他一定身材高大，因为那件军大衣可以盖住我和婆婆两个人。由于睡得早，每个冬季的夜晚都格外漫长。婆婆会早早地醒来，坐在床上等待着天空泛白，她披着那件军大衣，静静地靠在床头，像是在等待，也像是在回忆。那件军大衣就这样温暖了我记忆里的每一个寒冬，也温暖了婆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回忆。

一日早上，婆婆兴奋地告诉我，“昨天晚上你外爷给我托梦了，他从伙房的阁楼递给我一个黑色的皮包，让我一定要保管好。”这个梦对于婆婆来说是幸福且美好的，可对于年幼的我来说，却是恐惧的。年幼的我无法接受一个去世的人还能穿越生死来到我们的生活中。从那天起，我每次一个人去伙房都害怕，我会下意识看看那黑洞洞的阁楼。这份恐惧持续了很长时间，直到婆婆给伙房的房顶盖上一层塑料顶，恐惧才慢慢消失。

婆婆对外爷是有依赖的，她会对着外爷的照片分享儿女们的生活，也会在无数个冬季的早晨对着空气喃喃自语，更会在自己生病住院时告诉我母亲，也就是她的女儿，去给她爸烧纸，保佑她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。婆婆住过几次院，每次平安健康出院后，她都会欣慰地告诉我，“你外爷保佑了我，你外爷死得早，他的命都给我活了。所以，我能平安健康啊。”

婆婆的爱情是寂寞的，她一个人吃饭是寂寞，一个人睡觉是寂寞，一个人生病是寂寞……一个寂寞套着另一个寂寞，连空气里渗透的都是寂寞，无处不在。只是，这份寂寞在和岁月从容不迫的相处中，倒也变得和谐了。有一次，我问婆婆，“外爷去世时，你才四十岁，为啥后来不再找个男人过日子？”

“为啥要找？嫁给你外爷了，一辈子就是他的人。你外爷死前我答应过他，这辈子好好带大几个孩子就可以了。我要是找个男人，以后我死了，我都没见过你外爷！”婆婆的坚定诠释了她在心目中的爱情。她和外爷的爱情没有从青丝到白发，却把对方最美好的样子留在了记忆深处，这份美好是起点，亦是终点。

婆婆四十岁时，外爷走了，婆婆在过完八十岁生日后也走了。半生岁月，半生寂寞；半生爱情，半生回忆。婆婆没有如愿躺在她最爱的人身边，那块四十年前她就为自己买好的墓穴最终只能空着。

酸菜面

张德森

和许多小吃店、餐饮店不一样，这个酸菜面馆店面位置不打眼不说，甚至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。几个月前，从外地回老家，有一天清早，一起晨练的朋友说：等会儿晨练完了，陪你去个地方吃碗酸菜面吧，很好吃的。怕我不相信，朋友又追加一句：你吃了三天还想吃。我便笑，觉得有点直播带货；怕是三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开的，让你做免费广告！

朋友说，跟亲戚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晨练毕，两人漫不经心，沿着柳树掩映的河边小道，朋友带我拐进一条窄窄的小巷。在小巷尽头，朋友赞不绝口的酸菜面馆出现了：两间不大的门面，一间是操作间，另一间摆放着几张餐桌和七八把椅子，桌椅很普通，但收拾得很干净，看不到一丁点儿油渍。此刻，来此消费的食客不多。在操作间忙碌的女店主点了点头，露出白白的牙齿一笑，向我也礼貌地点头打招呼。朋友显然是这里的常客，带我在桌前找了地儿坐下，顺势招呼女店主：“老板，给下两碗酸菜面！”然后把我推荐给女店主，说我是贵宾，今天是特意专程赶来品尝酸菜面的。女店主仿佛受宠若惊，连忙送上灿烂的笑容，嘴里道：欢迎欢迎！抓起早已准备好的面条往锅里下了。兴许觉得今天来的

有这个贵宾，特意多下了一撮。片刻工夫，飘荡着热气的两碗酸菜面，便被女店主连同她脸上暖暖的笑容一起捧到我们面前。我和朋友对面而坐，两人举箸而食，上下一搅动，久违的酸菜味儿便扑鼻而来。闻着这浓浓的熟悉的味儿，的确让人胃口大开。朋友仿佛情有独钟，享用得非常专注，很满足，只听“吸溜”一声，面条便像几条鱼轻盈地钻进了他的嘴里，一张胖乎乎的脸，全都扑在了热气腾腾的面碗上，“吸溜儿”“吸溜儿”，一声接一声。偶尔，扬起那张胖乎乎的脸，很是自豪地问我：味道如何？我也实话实说：不错，真的不错！

还真应了朋友的话，这之后，我总要隔三五赶到这家酸菜面馆要上一碗酸菜面，慢慢享用，慢慢品味着那股熟悉的酸菜味儿，酸酸的，还是酸酸的，酸够了，便有了一种归家的满足，味觉上的满足，痴情于故乡土地的情感满足，这些年，多是游走旅居外地，经常回味家乡的特色小吃。总有一种感觉，在外，即便每天都是山珍海味，它也远远不及这一碗酸菜面。

一碗酸菜面，让我尝到了家的味道，尝到了家乡的味道。无论在外走得多远，酸菜面的那酸酸的味道总是弥漫充盈在胸腔。

平河梁冬韵

姜方平

站在秦岭腹地平河梁高耸的山脊上，风中的树，褪去华美的外衣，山岭开始沉淀，酝酿一个冬季，为春的勃发积蓄力量。一阵刺骨的寒风向山城陕袭来，处于 210 国道线上的平河梁，初冬里比平日多了一份刚硬与坚强，不同于夏日的草木葱郁。山岭之上连绵无际的树木，呈现出最原始的褐色枝干，像是用笔墨狼毫写出的书法，一挥而就，苍劲有力。一排群山之巅，遥望远方，沟壑内云雾缭绕，一层层山一道道岭昂首翘足，棵棵苍松，虬枝纵横，风霜高洁，山水明丽。

山城初冬的夜安逸舒适，冷风时而拂过大地，天地一片沉寂，在静默中，天空纷纷扬扬雪花，如同一个个轻盈的精灵在空中尽情舞蹈……纷纷扬扬，飘飘洒洒。洁白又渺小的它，在夜风中绽放，从天上恣意飘洒下来，在山城四周像拉起了白色的帷幕。

翌日清晨，橘红色的阳光从云雾中露脸，宁陕境内已是一片银装素裹，从空中俯瞰，山岭被洁白的雪花披上了一层银装，尽情地酣睡不醒，在氤氲迷雾的笼罩中，阳光悄然给他们涂抹上了一层霞光。

平河梁上，绚烂山河也逐渐变了一幅模样。雪仍然不紧不慢，时而沙沙作响，有的堆在地上，有的停在树尖，有的亲吻游者的脸庞。只要是树，远的，近的，高的，矮的都成了凛凛的雪塔，有的线条舒缓，有的线条厚重，真是气象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万千景象。整个山川，河流，树木都沉浸在雪中，山林如同身披白色戎装即将奔

赴战场的千军万马，闪着寒冷的银光。那绵绵的白雪装饰着世界，粉装玉砌，皓然一色，构成一幅幅绝美景观。国道在云雾和白雪的映衬下，好似一条巨龙盘旋在莽莽秦岭山巅，若隐若现，一玉树琼枝在山风的轻抚下摇曳多姿。在午后的阳光里，那满树的冰挂雪松，晶莹剔透，熠熠生辉，远远望去，白雪黛山，秋韵与白雪交相辉映，分外妖娆，天地间勾勒出一幅悠悠厚重的水墨画。

大山无语，森林无语，唯有雪，痴痴地眷恋着朴实的大地。午后，雪地里奔跑着松鼠，还有在树林飞来飞去的鸟雀。那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场面，让摄影人怦然心动；那种荒凉空旷的美，恰似一幅幅水墨画般的场景，让摄影人流连忘返；那皑皑白雪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变幻出奇奇怪怪的光影，让摄影人频频按快门。

白雪似乎拉近了与人的距离，人们款款而来，滚雪球、堆雪人、溜冰、打雪仗等，还可以走上大草甸体验高山滑雪、挑战山地越野的惊险刺激……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无不尽情释放，嬉闹声、欢笑声把树上的雪都震落下来……

凛冽的山风中，河流结着厚厚的冰层，我还能嗅到一种特殊的气息，那是土味，是滋润万物的味道。大秦岭孕育着永不枯竭的诗情，只要想起那些清冷的绝壁山峰，傲然挺立的山林，一望无垠的高山草甸，风景壮丽的林海雪原，心就有在海拔 2299 米大地上梦回千年。

梦想是沉重的，死亡是轻盈的。

从我记事起婆婆就生活在毛坝，那里有婆婆一生中最好，最重要的回忆，有她的一切，包括她的爱情。婆婆是我母亲的母亲，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我应该叫她外婆，可我和我的表弟表哥们从小就叫她婆婆。

毛坝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。据说，明清时期官府在此设立关防，所以，又叫毛坝关。婆婆的院子位于毛坝的正街，沿着一磨长长的梯子下去，再走一条巷道，走进红色铁门，再上一磨梯子，就到了婆婆的院子。院子里摆满了一盆一盆的月季花和芦荟。婆婆说月季最好养，花色喜庆，都是红色的，也比其他花慷慨大方，它一年四季都会开花。婆婆细心地照顾着那些月季花，浇水，剪枝，施肥，一样不落，所以，院子里的月季花长势很好。婆婆也喜欢摆弄那绿油油的芦荟，她隔几天会剪掉一片芦荟，用芦荟肉一遍一遍地涂抹在脸上。婆婆说这样涂脸，皮肤就会很光滑。那一年夏天，我回父母家前也摘了几片芦荟，回到家我也像婆婆那样用芦荟肉一遍一遍地擦脸。婆婆没有骗我，芦荟擦完脸，皮肤真的光滑细嫩。如今，皮肤早已不像小时候那样水嫩，可我也没有院子里的芦荟擦脸了，只能随时流光逝慢慢老去吧。岁月流逝是可怕的，却又逃不掉，逼着我们往前走。它总是想在你身上，记忆里留下它的痕迹，证明它来过。就像年轮，便是它留给树木的痕迹。

婆婆的院子种满了花和各种果树，还有一片小菜地，菜地里种的小葱和辣椒。婆婆的院子装满了五颜六色葳蕤的生命，她心里也装满了爱和回忆。婆婆说，“月季花是你外爷最喜欢的花，苹果树、柚子树、橙子树、梨树都是你外爷亲手种的。你外爷临死前说过，院子在，家就在。”院子里的一切都镌刻着婆婆和外爷的爱情，他们的爱情从未老去。

周末的早晨，卖碗儿糕的婆婆路过院子前的铁门，干净的白布下面是热气腾腾的碗儿糕。婆婆总会叫住她，花四毛钱买两个碗儿糕，热热的碗儿糕沾上白糖，白糖瞬间就化开了，酸酸甜甜甜甜甜碗儿糕便是我和婆婆的早餐。如果表弟回来，婆婆就要买四个碗儿糕，因为表弟要吃两个。有时，婆婆会端一个凳子，坐在堂屋前，边吃碗儿糕边看着路过铁门前一个一个人的熟人。婆婆会笑着大喊“来哦，到屋坐一会儿，给你泡茶喝！”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说“不了！要买菜回去做饭了哦！”偶尔，也会有周围的熟人到院子来和婆婆唠家常。

夏季的夜晚，婆婆会搬出她最喜欢的白色躺椅，悠闲地躺在椅子上，摇着那把羽毛蒲扇驱赶蚊子。冰箱里有婆婆批发的冰袋，一个长方形塑料袋里面装着橘子味的饮料，冻硬了就是冰袋，没有哪个小孩不喜欢吃，我也不例外。我记起了一个冰袋两毛钱。婆婆会一次性会买一箱，一箱足足有五十袋，老板就会给婆婆按批发价算，一袋一毛二分钱。婆婆规定我一天只能吃一个。我总是趁着婆婆在院子晾凉时，躲在那间被婆婆拖得干干净净的大卧室里偷偷啃规定以外的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冰袋。隔几天，婆婆看着冰箱里快要见底冰袋产生了质疑。她瞪大眼睛看着我，问道：“冰袋怎么少了这么多？”我不敢看

她的眼睛，小声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婆婆边整理冰袋边说：“这怕是要给冰箱上把锁了！”

婆婆没有给冰箱上锁，我也不敢再肆无忌惮地偷吃冰袋了，因为吃太多晚上要不停地上厕所。婆婆看着我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你又没喝水，怎么晚上总上厕所？”从婆婆质疑的眼神中，我感觉到她好像把我上厕所和消失的冰袋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了。

小时候的时间过得很快，特别是冬天。我不喜欢冬天，因为冬天天黑得早，天黑婆婆就要叫我去睡觉，仿佛我必须睡觉的不是时间，而是比其他季节早到的夜暮。婆婆总是在我还没睡醒的时候就喊我回家睡觉，每当婆婆站在院子大声喊“佩佩，回来睡觉哦！”我知道婆婆已经忘记了中央一台的天气预报，至少是听完了西安明天的天气情况。婆婆一直说：“西安啥天气我们这边就是啥天气。”在我没上初中前我也一直这样认为。睡觉前婆婆会烧一壶开水，然后灌满那个在医院找的大号的输液瓶子，再用毛巾把瓶子包得严严实实，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那个瓶子很烫，我总是会嫌弃的踢开它。婆婆却说不烫，可两只脚来回踢那个瓶子，嘴里还发出“嘶嘶”的声音。第二天起床，那个瓶子还是在我脚边，瓶子还是温热的。我没有被瓶子烫到，也没有被冻醒。

婆婆说，我九个月的时候就被母亲送到了毛坝。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婆婆陪我度过的。没有父母的陪伴，我总是觉得孤独，敏感又脆弱。童年的忧伤短暂又单纯，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都可以为我拂去忧伤。因为爱哭，我经常被周围的小朋友叫“哭包包”，这个外号不是我喜欢的。每当我哭泣时，就有小朋友喊我“哭包包”，越喊我哭得越厉害。婆婆会生气地吼“不能这样喊！再这样喊她，就别去我们院子摘苹果吃！”吼完小朋友，婆婆又会吼我“你眼窝子怎么这么浅，只知道哭，以后有啥出息！”

我记住了婆婆的话，却没有做到不爱哭。人的眼睛总是很奇怪，装得下山川大海、人来人往；也装得下漫漫岁月，生老病死，唯独装不下浅浅的泪水……

关于婆婆和婆婆的院子，就这样长久地扎根在我的记忆里，成为我生命中冗长而持久的忧伤。曾经院子已经修起了两栋高楼，铁门前和婆婆打招呼的老奶奶们都不在了。不慌不忙的童年，已经成了想回却回不去的过往。如今，已过而立之年，我依旧敏感脆弱。我的生活总是热泪盈眶，我还像小时候那样，时常觉得孤独。可是，治愈我的院子早已不在。我想，如果我能成为一名作家，这种热泪盈眶或许会是礼物。否则，我将是万千怯懦灵魂中最不起眼的。这个想法婆婆不知道了。

我的出生地不在毛坝，父亲的故乡也不是毛坝。可我始终觉得婆婆的院子才是我的故乡，那里记录着我童年最多热的回忆，是我回不去的地方。

毛坝关，不是埋葬婆婆的地方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。也许有一天，多年前那个爱哭的孩子会成为一名作家。我想，她依旧会热泪盈眶……

奋进在路上

束龙

城市建设的号角吹响
满怀激情斗志昂扬
澎湃的初心坚守的使命感
凝聚起铁军磅礴的力量

啊，勇担重任在路上
筑梦安康，逐梦安康

五心绘就的旗帜飘扬
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
五心凝聚像花儿一样绽放
高唱着园林先锋的理想

两岸华灯一城幽香
大桥飞架连起了汉江湖光
科技先导大国工匠
筑造起坦途铸就了梦想

啊，拼搏奋进在路上
意气风发，豪情万丈

为了我们的生活宁静安祥
时刻准备着待客整装
抢修整治哪怕雨大风狂
只为那欢声笑语在城市中回荡

以大地为棋盘

陈静华

“我叫万琴棋，父亲给我起了个很文艺的名字，可惜我既不会弹琴，也不会下棋。大地就是我的琴弦，农具就是我的棋子，我要把茶树种成诗行，把原本贫瘠的土地变成最美的画卷。”

立冬时分，在平利广佛镇的秋河之畔，在帝景南山研学教育基地，再次见到了这位干练的劳动模范、女企业家万琴棋。一头乌黑短发，目光透着睿智，灰色西服衬托得她更加娟秀美丽。

秋河村头，研学基地后面便是千亩茶山，雨后的茶山，娟然若拭，格外明媚。琴棋指着茶山介绍道：茶是一种活化的景观，你看满山翠绿的茶树，连綿成片，就像给山峰系上的丝带，飘逸柔软，游客也很喜欢到茶山游玩，亲近自然。我们流转了一千亩茶园，在推动茶旅融合的过程中，以茶为切入点，逐步解决完善吃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的问题。这儿的研学基地主要是针对学生，以后我们公司还打算开发康养公寓，为老年人服务。

因为工作的缘故，我多次陪学生来这里研学，目睹了帝景南山的四季变化。春天，新茶出芽的季节，城里的孩子来这里采茶、炒茶、品茶，学习茶道，他们走进茶园，在老师的指导下，有板有眼地开始采茶。一捏一提，一枚枚嫩芽被采摘了下来，宽敞的厂房内支起几口大铁锅，孩子们将刚刚采摘的嫩叶倒进大锅，照着炒茶师傅的样子，翻炒起茶叶来，不一会儿，锅里开始冒热气，茶叶渐渐溢出汁液，黏糊糊的，有点烫手，待浅绿的叶片翻卷成条状，渐渐变成豆绿色，捏一撮新茶放进杯中，加入沸水，茶叶在杯中旋转、舒展，顷刻变成碧绿的茶汤，淡淡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……

初夏，黛青色的南山下，水光潋滟的稻田里，飞进几只白鹭，孩子们的欢笑惊飞了那些悠闲觅食的鸟儿。稻田里，一群少年脱下鞋袜下到水田里，双脚亲吻着泥土，弯腰插秧，溅起黄色的泥浆，他们栽下秧苗，也播下希望。劳动结束，孩子们走出稻田，赤脚踩着泥泞的田埂，跨过田间小路，在清澈的河水里洗去身上的泥污，也洗去汗水和疲惫，顷刻间，欢笑声吵醒了秋河，震响了南山。几个小时后，喧闹归于宁静，一排行青绿的秧苗在水里照着影子。

“礼义之始，在于正容体，齐颜色，顺辞令。”在高大

的孔子塑像下，孩子们净手后，手捧茶盘，向敬爱的老师奉茶。师生们穿上典雅的汉服，理正衣冠，双手相和，鞠躬叩首，向至圣先贤孔子行拜师礼。拜师礼后，同学们朗诵经典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……”

在长满紫藤和葡萄架的小院中，一群孩子团团围住身着藕色、绿色汉服的女老师，他们正在学做非遗作品——漆扇。几滴彩色生漆滴入水中，一把把素扇在水和生漆中轻轻转动，一幅幅彩色山水画卷跃上扇面。

大院一角的白墙上书写着鲜艳的大字——“我是小小规划师”，在这里，孩子们就地取材，抓起泥土、花草、砖瓦等模具，在沙盘上堆砌出自己心中最美的乡村图，小桥流水，花木葱茏，屋舍俨然，厂房林立……

暑假，从城里飞来几百名研学的七年级新生，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 5 天。包饺子、掰包谷、徒步、戏水……师生们享受着这难得的乡村生活，熟悉着这里的一草一木。晚上，伴着阵阵蛙鸣入睡，清晨，听着鸟儿的歌声起床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，有趣！

平利县广佛镇土生土长的万琴棋，是一个有着乡土情结的人，她 1984 年出生，曾就读于黑龙江鸡西西大学，毕业后辞职返乡创业，一直从事农副产品的加工销售，2014 年开始，和丈夫一起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茶产业的生产研发、创新销售上，目前创办的帝景南山茶业有限公司涵盖了茶叶的加工销售、研学实践、技能培训、特色餐饮等多种功能。

午后，我们穿过雅致的后院，眼前挺立着两排秀颀高大的水杉，披着金黄的盛装，仿佛卫士在护佑着这片土地。钻过后院的石门楼，便进入了“清茶园”，几株粉紫嫣红的醉蝶花前，几位女士正颌首微笑，凝眸驻足，清风徐来，花香扑鼻。沿着开满万寿菊和醉蝶花的后山小路拾级而上，呼吸着山上新鲜的空气，我不禁慨叹：原来美可以这样朴素，生活可以这样简单！对于善于创造生活的人来说，无处不是别有洞天，无处不是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终南山。



三友图 陈荣临作